



黑面具 译丛

BLACKFACE

FIRST CASES

第一案件

巫术案

Volume

1

Robert · J. Randisi

(美) 罗伯特·J.兰迪斯/编
梅峰 等/译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

黑面具 译丛

BLACK MASK

VOLUME
1

第一案件

巫术案

(美) 罗伯特·J. 兰迪斯/编
梅峰 等/译

First Cases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一案件. 1 巫术案/(美)兰迪斯著;梅峰等译.
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2001.5
ISBN 7-106-01690-X

I.第... II.①兰...②梅... III.侦探小说-美国-现代 IV.1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17225 号

First Cases, Vol. 1

Copyright (c) 1996 by Robert J. Randi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(c) 2000 by China Film Publishing House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minick Abel Literary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图字:01-2000-3036 号

第一案件 1 巫术案

(美)罗伯特·J. 兰迪斯 编
梅峰等 译

责任编辑:李小刚

封面设计:刘海啸

版式设计:效 时

责任校对:李小刚

责任印制:刘继海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邮编 100013

电话:64299917(总编室) 64216278(发行部)

E-mail:jsja@netchina.com.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

版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/13 字数/270 千字

印 数 1-10000 册

书 号 ISBN 7-106-01690-X/1·0285

定 价 全三册 63.00 元

序

最近有评论认为,我的以迈尔斯·贾科比为主人公的小说《站起来》,是一套系列丛书的第3本,而实际上,它是第6本。这使我想,一套系列丛书的读者很可能并不清楚一套丛书究竟有多少本,或者书中人物第一次出现是在什么时候。

本书前14个故事是最著名也是最有持久性的私人侦探人物首次亮相的短篇。其中的有些作品——琳达·巴纳斯的卡洛塔·卡莱尔和乔·戈尔斯的丹尼尔·克尼侦探事务所系列——更是在这本书中第一次与大家见面。而另外的一些人物——像劳伦斯·布洛克的马修·斯库德和杰里迈亚·希利的约翰·弗朗西斯·卡迪——是在其他长篇小说中首次出现的。

对那些耳熟能详的系列人物,现在能回过头去看看他们首次亮相时的风采,这应该是件很有趣的事。有些人物——比如我的迈尔斯·贾科比——在这个故事中的样子,和他或她在后来的短篇或长篇中比较,已大不相同。

我通过这个集子给新老读者提供的是这样一个机会:领略一下这些人物在最初的短篇作品中是个什么样子。我还指出了这个侦探(也可能不是侦探)人物第一次出现的时间。

后九个故事的背景更加广阔,既有冷峻荒芜的旷野,也有散发着浪漫气息的热带海滨,甚至还有莫斯科漫天大雪笼罩



下的寒冬……

这些作者——比如托尼·希尔曼和安妮·佩里,都是最优秀的畅销书作者,马克辛·奥卡拉汉是最早在这类小说中塑造女性侦探的小说家。劳伦斯·布洛克、斯图亚特·M. 卡明斯基、约翰·卢茨是屡获侦探小说大奖的知名作家。杰里·肯内利、加尔·安东尼·海伍德,则是1980年代崭露头角的新秀。

实际上,《第一案件》(一)就是这样一本书。我现在已着手编第二本书,这回,首次在故事中出现的说不定非得是私人侦探,更多的是系列人物。

相信这会儿您已了解我的用心。

谨祝阅读愉快!

罗伯特·J. 兰迪斯

密苏里州圣路易斯

1995 年

目 录

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1 | 序 | |
| 1 | 没有人情愿被人愚弄 | 迈克尔·科林斯 |
| 22 | 这是一个肮脏的世界 | 比尔·普隆兹尼 |
| 41 | 一号档案:梅菲尔德案件 | 乔·戈尔斯 |
| 60 | 跳窗 | 劳伦斯·布洛克 |
| 94 | 追踪哈里·比尔 | 约翰·卢茨 |
| 109 | 出走 | 苏·格拉夫顿 |
| 128 | 强盗的老巢 | 罗兰·D·艾斯特曼 |
| 144 | 斯丹威的收藏 | 罗伯特·J·兰迪斯 |
| 161 | 围棋之谜 | 萨拉·帕瑞特斯基 |
| 174 | 旋转木马 | 马塞尔·穆勒 |
| 186 | 草莓泪珠 | 马克斯·艾伦·科林斯 |



206 直到星期二

杰里迈亚·希利

222 幸运的硬币

琳达·巴恩斯

244 惧人草

本杰明·舒兹

265 巫术案

托尼·希尔曼

276 里茨饭店的波罗

杰里·肯内利

283 其他人

约翰·卢茨

297 雪

斯图亚特·M. 卡明斯基

308 豪车的失窃案

加尔·安东尼·海伍德

324 委托人

马克辛·奥卡拉汉

340 一场意外

安妮·佩里

351 马洛里女王之死

劳伦斯·布洛克

371 圈套

达纳·施塔贝诺



没有人情愿被别人愚弄

迈克尔·科林斯

从出版和发行的角度看,“丹·福琼”系列小说作为当代持续时间最长的系列私人侦探小说,它的销售业绩超过了比尔·普隆兹尼的“无名氏”系列小说。作者迈克尔·科林斯(本名:丹尼斯·林兹)在大约二十几部小说中,塑造了独臂侦探福琼的形象,细致描述了他的职业和生活。从纽约到圣巴巴拉,科林斯先生一直继续着他称之为“社会剧”的创作。《恐惧行动》是第一部福琼小说,曾获得1967年埃德加奖的最佳处女作奖。《没有人情愿被别人愚弄》曾发表于《埃勒里·奎因神秘杂志》。

虽然作者丹尼斯·林兹也使用其他的笔名创造了其他系列小说中的侦探人物,但是迈克尔·科林斯和福琼一直是一对最佳搭档。

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奸邪狡诈总是屡见不鲜。虽然我们对人性的判断有如明察秋毫,但其中也可能另有隐情。而一个人若有这类毛病,则往往会加以掩饰。

星期三早晨,老特尔秋·奥索满心疑惑地来见我。仅是这件事就让人看出他遇上了麻烦。二十多年来,老特尔秋根本就没有在早上离开过他位于卡米尼大街的办公室,他甚至连自己亲戚的葬礼都不去参加。



“生意不会自己找上门来，”特尔秋总喜欢把这句话放在嘴边。

奥索和威坦扎，这两个名字总是联系在一起的。珠宝，宗教物品，不动产。如果你想和特尔秋做生意，或者是上门付给他租金，那你最好在早上去他的办公室。因为在下午，特尔秋一般会坐在马齐尼俱乐部的一角，以玩扑克来消磨时间。

又老又瘦的科罗吉·威坦扎，特尔秋30年的搭档，则把这个习惯给颠倒了过来。在夜里，他们都住在办公室，以防发生意外，因为小偷们总是在深夜光顾卡米尼大街。

老特尔秋之所以前来找我，就是为了科罗吉的事情。

“我们遇上了麻烦，福琼先生。我想科罗吉在打鬼主意。”

老人坐在椅子上，身躯显得异常沉重。他还是平时一贯的穿着，陈旧的黑西服，白衬衫，黑领结闪闪发光，好像扎的时候用力过度，看上去显得特别小。他似乎并不太在意我这仅有一间办公室的简陋陈设。在卡米尼大街上，不管一个生意人在银行里存了多少钱，他也知道应该不显山不露水。这会让穷人们觉得，所有人都和他们过得差不多。

“打什么主意？”

特尔秋耸耸肩。“生意的情况不太好。我们犯了一些大的错误。股票市场和房产的支出大于收入，存货也卖不出去。”

“奥索先生，我以前可不觉得您是一个会犯错误的人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特尔秋说，“也许我老了。威坦扎他也老了。我们很少与别人来往，邻居们都和从前不一样了。新来的这些人，他们根本不买我们的东西。大概是我们玩牌玩得太多了，坐在那儿只会闲聊一些过去的事情。”

“好吧，”我说，“你以为威坦扎在打什么主意呢？”



特尔秋把他的那一双肥大的手掌交叠放在衣襟前。“科罗吉的老婆去世有六年了。他有10个孩子,这些孩子又有很多他们自己的孩子。我们都老了。我们买了保险,数目很大。我们讨论明年甚至以后打算做的事情,可是我们的意见不一致,您猜怎么着?我看见科罗吉和别人说三道四。”

“你们买的是什么保险?”

“为存货买的,因为我们是合作伙伴,就给两个人都买了。”

透过屋里换气窗射进来柔和的阳光,正好照在我的身上。
“那么就是说,你认为威坦扎计划一个人独吞保险?”

“昨天我看见他和希德·尼尔森聊天儿来着。3天前,他独个儿和唐普里莫喝咖啡。”唐普里莫·维罗内斯曾经是一位律师,也是马齐尼俱乐部的会员,而且,很多的传闻都在说,他从事买卖流氓团伙赃物的勾当。希德·尼尔森是个不大不小的无赖。一个毛贼,一个杀手,一个谨小慎微的同谋犯。”

“你和威坦扎和很多人都聊过天儿啊。”

“这当然,我自己也能和唐普里莫聊上几句。”特尔秋表示同意,“可是我从不会和希德·尼尔森说什么。我不会说我们有一些特别的存货。我也不会去银行提出一笔巨款,把它放在一个信封里,然后放入自己的口袋中。在一个星期内,我更不会去做五次弥撒。”

“您想让我做些什么,奥索先生?”

他轻轻耸了一下肩膀。“在冬天,野狼会跑到城市里的大街上。它得和老狮子学点儿新把戏,要不就会饿死。好吧,可能我是疯了。只有你能看住科罗吉。你毕竟是个侦探。”

“那是我的工作,”我说,“好吧,预付金一百元。”

特尔秋点出两张崭新的能发出清脆响声的钞票。“你每



晚九点钟向我汇报。”

老特尔秋离开了。我摸着一边手臂的残肢沉吟了片刻，就给分区警长麦克斯打电话。我把特尔秋的事告诉了他。

“你想让我做些什么？”麦克斯问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我说。“告诉我特尔秋是个聪明的老家伙。”

“特尔秋是个聪明的老家伙，”麦克斯说，“可我现在不能插手，丹。除非你找到理由充分的证据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我说。

“你可以把这些事情都核实一下，”麦克斯建议说。

我确实这样做了。我逐一核实了老特尔秋所讲的事。

结果逐项相符。其他人也看见科罗吉·威坦扎和唐普里莫·维罗内斯交谈过，特别是他与希德·尼尔森交谈过。奥索和威坦扎的公司确实陷入了麻烦——资金冻结，票据过期，利息无收，有几次失败的交易甚至引来卡米尼大街其他商家的讥笑，而且他们的珠宝股票根本就没有启动。

威坦扎几乎每天都去做弥撒。他收回了 5,000 美元的现金。(为了这个信息，我付给那个我认识的线人 10 美元。)我不得不相信特尔秋所说的那些事情，而事实也说明其并非虚假。

我开始跟踪科罗吉·威坦扎。这并非难事。这位高个子老人行动规律，所以很容易跟踪。他从来也没有把我带出过那片方圆面积并不算太大的意大利街区。每天晚上九点，我都通过电话向奥索汇报。

星期五，我发现威坦扎又和希德·尼尔森会面交谈。那个无赖对威坦扎告诉他的事好像颇感兴趣。

连续两天，我吃了很多实心细面条，喝了不少红酒。我看



了一部拍得很糟的电影,还探望了 20 位老年人的住处。事实上,这些人都是威坦扎前去看望的,我只是远远地躲在外面受冻,每次都感到极端的无聊。在那间光线昏暗的教堂里,我在后排座位上把膝盖都磨破了。

某个星期六晚上的六点钟,威坦扎在卡普里餐馆和一个看上去衣衫不整的人交谈,我那时正好也在那儿。威坦扎把一个白色的信封递给了那个衣衫不整的家伙。我耐心地等着,直到这个陌生人最后喝完了杯中的红酒,然后从容地离开。我紧随其后。

我跟踪着他穿过了小意大利城区,来到东区。他经常四下里张望,拐了很多弯路,好像意识到正在被人盯梢似的。这可给我带来了不小的麻烦,不过我并没有让他溜掉。他最后朝着波维利街的方向走去。

在休斯顿南区的一条大街上,他突然闯进了一家酒鬼们聚集的小酒馆。我急忙跑进去。但他已经从后门溜走了,不见一点儿踪影。我在波维利穿街越巷,指望着能找到他的蛛丝马迹。可是一个小时过去了,我最终还是一无所获。

我回到了卡米尼大街,去找科罗吉·威坦扎。他没在马齐尼俱乐部,奥索也不在那儿。我去了另外一些他们经常出没的地方,可还是没有发现他们。这时,在卡米尼大街上,他们的商店和办公室窗帘遮蔽的窗口已经亮起了灯光,可是我不能就这样两手空空地进去啊,我只能在外面监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。

半个小时过去了,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。后来有一些人想走进他们的店铺,可是前面的门锁了。这在星期六的晚上看起来可有些不大对头。那时差不多已经九点钟了。我在一个能看得见他们店铺前门的公用电话亭给奥索打电话。没有



人接。于是我拨通了麦克斯警长的电话。

“这听起来可不大对头,”麦克斯说。“你跟丢了波维利街的那个家伙,这太糟了。我已经查过了他们的保险单。他们给存货投了五万美元的保险,每人可支付对方两万五千元美元的人身保险,还有五万美元的合伙人保险,是一方去世后可以留给另一方的,其前提是要买断继承权。”

“收获不小啊,”我说。“我们怎么办?”

“希德·尼尔森还没什么动静。我已经给你派了一个人盯着他。”

“地方长官可不乐意看到这种事。”

“地方长官根本就不会知道,”麦克斯说道,接着他沉默了几秒钟。“可是我们还没有合适的理由来介入这件事。”

“如果没有什么差错,我们可以提醒一下威坦扎。”

“不过星期六晚上他们把店铺关了可不太对劲儿,”麦克斯说。“这应该引起执勤巡警的怀疑。”

“我想也是,”我说。

“我现在马上就过去,”麦克斯说。

不到3分钟,麦克斯就带着他的两个手下赶到了。他招呼来了在这条街上执勤的巡警。我和他们一起站在店铺的门口。透过窗帘,我们可以看到一切。

“敲门喊他们一声,”麦克斯示意巡警说。

巡警用力地敲响了店门,放开嗓子喊了几声。可是里面不见有丝毫动静。麦克斯咬着嘴唇,看着我。接着,好像从很远的地方,传来一个声音。它显然是从店铺里的什么地方传来的呼救声。

“我想我们得进去了。”麦克斯说。

他踢碎了门上的玻璃,然后伸手进去找门锁。



起先我们在珠宝店里并没有发觉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。后来麦克斯发现了保存贵重珠宝的手提箱。箱锁已被撬开，里面空空如也。

在后面的办公室里，一扇窗户敞开着。一个人躺在地板上，身下是一摊还未干透的血泊。在离他大约五英尺靠近办公室右边墙壁的地板上，扔着一支点 38 口径的自动手枪。右边墙壁上开着一扇无窗门，这时只听门后边传来有人在敲击和呼叫的声音：“外面出什么事儿了？嘿，谁在外边？”

麦克斯和我彼此对视了一眼，这时他的一个手下正在弯身查看躺在地上的那具尸体。这个人并不是特尔乔·奥索，而是科罗吉·威坦扎。麦克斯的副手把保险柜的门打开。门给带上了，但是并没有上锁。里面是空的。

麦克斯走到那扇无窗门前。“谁在里边？”

“是奥索！他把我踢出来，又把我锁在这儿。出什么事啦？”

麦克斯仔细察看着这扇门。锁孔里没有钥匙。我走过去摸索死者的口袋，然后对麦克斯摇了摇头——没有钥匙。麦克斯的一个手下指着地板。

“在那儿。”

钥匙就在离枪不远的地板上。我把它捡了起来。它和通常人们使用的那种住家的旧钥匙没有任何区别，看上去毫无光泽，锈迹斑斑，可能根本就不会留下指纹。麦克斯接过钥匙，把门打开。

特尔乔·奥索向我们眨巴着眼睛。“福琼先生，长官。科罗吉在哪儿？他——”

奥索刚迈步走出办公室，就看见地板上躺着的死去的同



伴。他一下子站住了，呆呆地看着。他面无表情。我观察着他。如果他此刻在脸上会流露出什么，那倒是让人会感到奇怪的了。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冷酷的老头子。

“那么说，”他一边点着头，一边开口道，“他杀死了科罗吉。肯定是这么回事儿。那个疯狂的老家伙。真的是疯了。”

“你想告诉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麦克斯问道。

“当然，当然，”这个老人说。他走到他的办公桌前，重重地坐了下来。我看到他左耳边有一道血迹。他看着威坦扎的尸体。“他是大约在一两个小时到这儿来的。现在几点？”

“9点20分，”麦克斯说。

“这么久了？”奥索说。“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了。大概是7点30分左右吧。一个人。他从前面进来。我出去迎接。他带了个面具，还有一把枪。他把我，把我和科罗吉推进了办公室。他让我们去锁了前门，然后席卷了珠宝箱和保险柜。他干得很快。他把我推进了储藏室，还把我打昏了。”

老人摸了摸自己的脑袋，皱了皱眉头。“我醒了过来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时间。我听周围的动静，可是什么声音也听不到。就这样我听了很长的时间。我不希望他为了我再折回来。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我听到电话铃在响。我就开始高声喊起来。接着我就听到你们闯进来了。”奥索四下里看了看。“全都给他抢走了，是不是？从窗子那儿逃了。只有他不守信用。从不守信用。科罗吉是个疯狂的家伙。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从来都不会守信用。”

办公室里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。这时在外面寒冷的空气中，突然警笛声大作，原来在麦克斯的命令下，警察已经赶到了。麦克斯咬着嘴唇，看了我一眼。我看了看奥索。



“你是在告诉我们，你认为威坦扎雇佣了一个家伙，为了得到保险金而抢劫店铺，然后那个家伙杀死了他？为什么？”

奥索耸耸肩。“谁知道呢？也许那家伙不想和科罗吉分赃。也许那家伙认为和分到一笔保险金相比，珠宝要更值钱。他们就动手了，科罗吉死了。我怎么会知道呢，我给反锁在储藏室里了。”

法医和取证指纹的人这时也赶到了，随后来到的是保险公司的两个人。我走进了储藏室。这间屋子很小，没有窗户。也没有别的门。墙壁白而洁净，屋子里堆放着杂物、各种工具、小铁罐和分类存放的旧货。在靠近门的地板上我发现了一小块血印。墙壁看起来很坚固。

当我走出来的时候，麦克斯的手下已经在地板上标好了尸体、手枪和钥匙的确切位置。法医站了起来，示意助手们离开。

“背上两次中弹，”法医说，“时间大约在两小时前。现在尸体已经开始变僵了。他是一个非常瘦的老人。我想说的是，他死得非常快。子弹还在他的身体里面——应该是点 38 口径的。”

“手枪射击了两次，”麦克斯的一个手下说道，“就在不久之前。”

“要在所有的地方取各种指纹样。”取证指纹的人说，“要保证所有的样本都干净清晰，可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。”

麦克斯咆哮起来。“指纹没一点儿用。你们两位保险公司的先生有何高见？”

这两人中的一个开口说：“后窗是从里面打开的。窗台上留下的痕迹也许能说明有一个人从这里跳出去了。院子里很整齐，没有一点儿痕迹，不过我们发现了这个。”



保险公司的人举起手中的一个万圣节儿童橡皮面具。麦克斯看了一眼这个面具，满脸愠色。“他们现在都会玩儿这种鬼把戏。电影和电视告诉他们怎么做到这一切，”麦克斯说着，向我这边走过来。他点着了一支雪茄烟。“怎么样，丹？”

“简直是天衣无缝，”我说。“跟我设想中的威坦扎的计划没有什么出入……除了他的死。”

“真妙。”麦克斯说。

“太妙了，”我说。“我们去和奥索谈谈吧。”

麦克斯的手下和专家们继续工作着。他把奥索带到了储藏室。我跟在他们后面。老人看着我们，眼神冷漠、阴沉。

“你去找福琼的时候，大概就是希望得到这样一个结果吧。”麦克斯对老人说。

“我那时是有种预感。”奥索说。

“科罗吉倒底想从中得到什么呢，特尔乔？”我说，“股票保险，那已经没有了。也许他想得到大部分的珠宝。好吧。但是想一想你会从中得到些什么。最后这一切全都归你了——股票保险，为科罗吉投的人身保险，伙伴关系保险，你还可以把这些全买下来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呢？”奥索说道，直盯着我。

“那就是说，如果科罗吉想要玩这种冒险的游戏，那最后死掉的应该是你，而不是他。那个贼应该把你给杀掉，而只把科罗吉打昏。这样他就有一个大收获来和科罗吉瓜分了。”

“你是说所有这一切都是我设下的圈套？”

我点了点头。“这是能让人感觉出来的，特尔乔。难道我们可以认为，既然威坦扎雇佣了一个流氓来假造一起绑架案，那他为什么不让他干掉你？要知道，投在你身上的保险要远远比投在股票上的多。这个受雇用的流氓出于某种原因杀